

歐陽文忠公集

三十三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
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
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
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繫使至於應
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
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
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
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
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
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今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
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
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
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
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
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
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

以備緩急。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贄。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贄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充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

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
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
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
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贄等五人如蒙
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
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

之九十一

河北奉使奏草

三

武

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
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
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覩步
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
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
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
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
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
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
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

軍政既不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

河北奉使奏草

四

武

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都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爲本州及側近地分

巡檢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劫武
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
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
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
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
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
劄子蓋爲大段起發兵馬須俟部署司
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
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
巡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之間許令
轉運司於就近州軍中撥兵士一二百人
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
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
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
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
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
磁相邢洺州巡檢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
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

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人戶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巡檢縣尉軍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定却壯城兵士

河北奉使奏草

六

文

九人共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倡熾愈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闖敵傷着兵士及燒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

人白日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
賊勢如此交橫其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
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巡檢縣尉等
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內
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
委胡承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
欲速罷捉賊差使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
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殺兼宣撫使
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內殿承制魏
辛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

河北奏使奉章

七

未衰其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
酒務內令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
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行訖今仰立便
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奏
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
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
更不差磨樵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磨所

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今來朝廷
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目已是秋
深磨焦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
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
別致引惹欲乞直候來年將及踏麴之時
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
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
昨因保州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

河北奉使奏草

八

三

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負等本爲是作亂
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却於其中
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做恸亦各私
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
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日未知
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陳首稱收
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勺到許秀女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
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

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旨

訪問逐州利害牒

河北奉使奏章

九

元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負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

來所支廂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
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遍行點檢續準
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
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
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
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
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
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
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

因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
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
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
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
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
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
違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
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
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
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

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

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爲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守復其後累降招榜賊衆擦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爲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

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爲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沁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

三九

河北奉使奏草

十二

臻

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沁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惣出往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

是上件賊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
所有本縣官負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
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
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
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
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
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
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
劫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

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劫
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
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
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
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
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
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所到
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
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最一人
斫到徐木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

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
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洺之間別無賊盜
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
劫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
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
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
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
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

三升

河北奏便奏文五

十四

節後

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
吏臣細詳朝旨本爲河北於天下諸路最
爲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
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
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類網昨準宣
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
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
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
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

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
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
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
不意選差郭承祐爲河北長吏承祐頃知
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
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
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爲按察使張昱
之奏論罷爲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
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
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

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
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
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
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
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
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
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

奏論乞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
準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
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爲朝廷惜此名
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勿採
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
上等人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
承祐久在河北其賊穢之狀人盡知之竊
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謹再具奏聞
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
賊羣火極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
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物常有轉賣寄
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群
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跡卒難尋覓蓋爲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
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
戶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
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
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

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爲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爲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爲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遍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東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

某官見知其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爲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負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

與軍負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榜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

河北奉使表章

十八

通

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

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踈放即按察之司是爲虛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畧司取索

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畧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各配禁軍指揮仍并得軍分其十人配廂

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
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
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
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
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
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
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
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
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
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

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
若萬一漸形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爲鎮
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
威邊保節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
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
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
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
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
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

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

河北表 臣奏 貞

廿一

發

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搔擾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

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
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
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
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
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
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
運司俱是掌錢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
歛爲功只患刻剥太過雖不經三司覆驗
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降指
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

三九

河北奉天使奏章

十一

卷

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
三司今具畫一如後

一應軋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
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
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
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
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
侵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
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

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
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
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
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
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
折漬汚及去失疋帛係剝納虧官錢
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
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
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
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
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
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
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斛
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
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

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網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京肆排岸梢工兵士牽駕網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網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

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
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
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
揮外共僭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
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
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
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
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

河北奉使奏草

廿五

爲郎振
三〇四九

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
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
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
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蓋惟有真定
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
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
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脩蓋到營一
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
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
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脩營分

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脩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

三十一 河北奏使奏首

廿六

鄧振

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畧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爲糊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爲京師諸

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
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
州軍又爲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
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好弱兼更
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掇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
數雖然不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
臣究其弊蓋爲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
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
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
七萬有餘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
知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
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致弓弩如
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
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摩
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
乞賜施行庶得今後更不專仰朝廷輟那
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

角並中賣入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拋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

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

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
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
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
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
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
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
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
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
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

河北奉使奏草

廿九

胡元

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
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
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
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
因此北界爲不便況今官雖不買民
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
鰾豈聞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
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
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斗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爲便糴斛斗仰依編勅至三月終住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邊軍儲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

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元拋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赴此

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贖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

三八

河北奉使奏草

卅一

和

斛斗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負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爲兩番更互

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條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在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斛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

河北使夫六章

三一

和

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賁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鑠楸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鑠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軋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

之利

一勘會汭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

蓋汭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若汭邊價高

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爲兩番一年於汭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

三三九

河北奉使奏草

三十三

懋

即汭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汭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汭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抄則汭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汭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負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

害伏乞朝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

河北奉使奏草

三十四

慈

已下人戶依赦取奏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放稅數勘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貫外合納尚有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

歛臣等今欲乞朝廷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今取進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

等見催促磁相州蓋造營房作院及抽東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存弓弩元未曾別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為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

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
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
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
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
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
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
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事不細其
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
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爲點檢故也若蒙朝
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
好工匠製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
成兼亦易爲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
請弓弩都作院坳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
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坳置事一就條列續
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
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
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

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戶前轉運使張昱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東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者或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東上等人戶減放者遂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

定之數若全不收叙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賄賂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勅額為當竊以事既干眾必欲州縣久遠遵行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為定令臣等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

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
袞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
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
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
却得收敘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
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
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
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爲額庶絕詞訟兼可
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河北奉使奏草

三十八

九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
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
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
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
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
戶全放歸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
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
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 太宗皇帝朝
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

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利害奏聞近因

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
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倚前管押
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
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
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
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棣德博四州
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
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倚前盡
應副沿邊諸州軍即倚前人數有限官物
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

三十一

河北奉使奏草

四十

錫

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
只年歲間立見四州倚前破蕩盡及逃亡
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闕絕要用之物般運
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
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
正是倚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
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
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
州軍則大爲繫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
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

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
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
常平倉斛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
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
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
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
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
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

三五三

河北奉使奏草

四十一

俊

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
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
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
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
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
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
誘進納軍儲其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
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
戶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

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
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具畫一常
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
進納伺候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
御河等催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
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緣作過偷減官
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所

三九七

河北奉使奏革草

四十二

俊

經地分隨處圻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
見蹤由蓋因自來全關關防不嚴條制而
致茲積弊也今已蒙朝廷却置催綱所有
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
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
糧船故意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
般船既充雜般之後多是妄稱不堪

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沁河孤迥村落
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
堆垛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
兵梢恣於村坊作過及偷賣釘板提
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點檢欲乞
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
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
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
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

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 逐船所用釘
板小大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
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名件一一
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
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
令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
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
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遇行運之次
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

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
因便舟舩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
舩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舩
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
所有合退作雜般舩者亦須依刻記
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
隔驀將新好舩揀退仍每綱據少數
却以新舩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舩般載官物至
逐處下卸了其空舩便被泐路州軍

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
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
揮泐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
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
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
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負
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
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
舩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檢之法今

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
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泇河州
軍立爲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
轉運司有合般運斛斗拋撥下數目裝
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
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限外泇
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
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
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
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回載

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
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
官物般載即仰軋寧大名兩處就近
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
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
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
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
隻數造成年月主提梢工姓名開坐
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圻拽及新

收充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網隻數網官姓名裝卸官物數日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旋關報照會一置修圻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圻數目上簿候拆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

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細點檢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提轄司惣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

悞事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芻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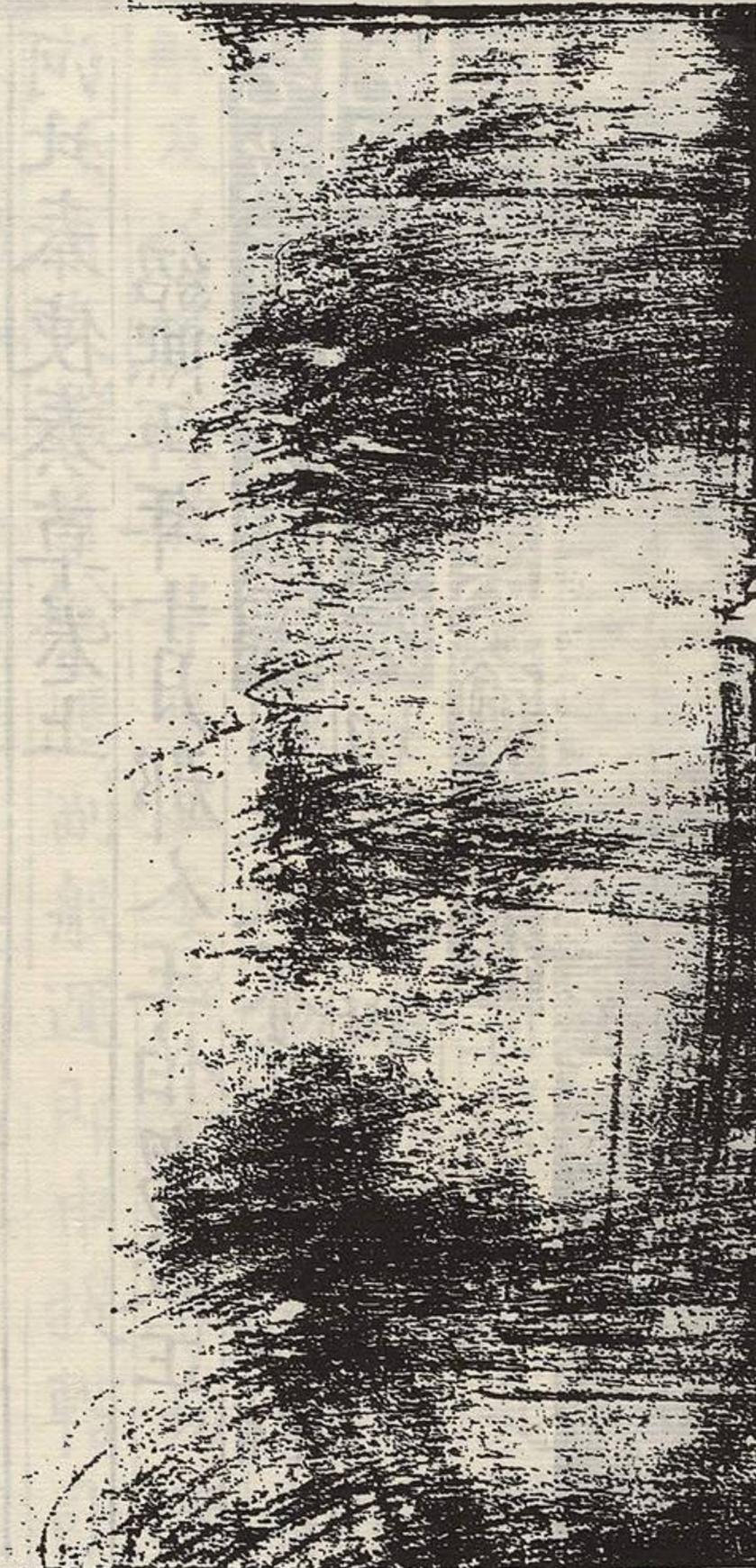
乞放行牛皮膠鯨因此北界為不便疑有脫字

乞置弓弩都作院切緣疑是竊

再乞不放兩地供論人色役牙前疑作衙

河北奉使上

四七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知事', '行', '人', '不', '至']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八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
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
抽差今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
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許
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
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
申為河水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
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闕人已牒滄

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今應急量差人夫功
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
今準朝旨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
急抽那臣非不知河北河東俱係邊防路
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
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湏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
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關悞緣臣已有
奏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關在臣

之職不敢不言况今年黃河水勢不類常
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
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
西山採木等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
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
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為即令諸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
房及教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
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即轄
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
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
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
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
路黃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
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
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
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

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後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况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

河北奉使奏草

四九

往河東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况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

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為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况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

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閒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况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

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以臣非才臣不當
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
必欲密為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
之事內不為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
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為北虜於
后曰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為地
分不屬沿邊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
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地分便發怒
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取勘
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

城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
本寨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
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
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求北虜於安肅軍
北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
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
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
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
司職事竊聞本為小人上書言不識事體
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琳一面

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內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况聞近日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冶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慮嚮去沁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內委任之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並申轉運司只自同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沁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畜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繫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

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况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叅初入京師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

其賦歛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廢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以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北虜初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為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詢探得起

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獮為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為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今遂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

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
謀臣近體問得往來年雄州西北亦曾為
北戎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
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北人竟不
敢爭况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
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
德基知定州其久人在雄州頗諳邊事伏
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
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
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
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
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
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
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
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
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來
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
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為屯駐淄州武衛第六

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爲便伏乞朝廷檢會

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今當並未曾正授宣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七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勺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來準密院劄子告示

河北奉使奏草

五十七

胡元

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負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爲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供羊網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

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
送納訖却僨下樵場羊網在邢洺等州牧
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
網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
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
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
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
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

河北奉使奏草

五十八

胡元

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
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精好處取
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
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爲樣及申三司於
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
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路鐵
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
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
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
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

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爲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勘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

二十九

河北奉使奏章

五十九

武

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劔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別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劔每一百口

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
試鋼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
二十箇安入箭榦用鐵甲硬弓弩試
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槍刀劍刃軟
卷缺及箭頭尖卷鏹折甲葉長闊厚
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
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
起置工課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
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如是一任

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
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
上曆子理爲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
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先次點
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
保舉即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
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
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
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勘

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真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爲兵興以來改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

為三等支錢其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關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

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

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爲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如何理占折去者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

申銀坊城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爲答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爲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

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卻欲理會必須
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沁邊往復意
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
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
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
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
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
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
怯令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
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况西山
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
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
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
易水由為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
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
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

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
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彊何況勢鈞力
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
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
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
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
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
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
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
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
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
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舊將又
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
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
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
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
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
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宇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
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論也臣聞虜
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
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
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
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
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
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
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

言十
河北奉使奏草

通六十八

成禦備至於日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
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
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
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
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
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
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
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

子急於聽納之不以為愚而屢加獎擢及

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

者不足以報一作稱萬一故方欲勉疆不能

以圖自以五字報一作效而蒙相公不以為不

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

責其所為報一作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

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將半歲齷齪自

守未知所措一作為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

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

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

河北奉使秦草

六九

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

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一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

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

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

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

四百四十五萬而非用不與焉其間

事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

得其要前張昱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

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

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
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
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
十七八而又取一作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
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
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它然其事
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一作而必上聞者
其類甚多而久之一作初則未敢干一作以煩朝聽
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曷之等
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作必無從之今慎

河北奉使奏草

七十一

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
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
其要不過五六其一作凡不可為者一其可
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
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
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
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
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權之無
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
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

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衰
閔河北之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
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
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
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
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
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
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
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
濱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

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
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
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
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棄荒
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
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一作又
不多
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取耳其入有數而
用度無常也故雖斫桑之心計捨山澤與
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本
無此九字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千朝廷乞銀

絹而配一作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

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然若能擇官吏以

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

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

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

省費用此冀作此三字以禪萬一而皆有弊

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

大網列于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

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

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

河北奉使秦草

七十一

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禪

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

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

水口子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

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

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得

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

聚今即不住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

田土即將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

待彈劾可以自知况臣將及暮年絕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有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候勅旨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為功慶曆四年昊既納款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昊已遣使齎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午保州軍亂密通北境朝廷以為慮癸卯命田况為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諸州水陸

計度都轉運使兼四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昱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降知制誥守滁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為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

闕而不錄莫曉其故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
衍方罷相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
實章得象而參政則宋庠也此書舊入
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庶成全書
所云大綱具別紙不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
語嘗論之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旨者
按唐陸贄奏議亦嘗互用如云中使某
乙奉宣進旨或云奉宣進止或云奉宣

河北奉使奏草

七十五

聖旨至國初尚多如此慮後人妄塗改
略及之

正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翊校

乞條制都作院墮錢墮字疑並勒專工匠疑脫

論契丹侵地界狀蓋其實弱而示疆疆字

下長編有爾實而始疑當况於邊要之任

乎乎字下長編有然臣謂為國計者若以

是乎材任將肯若臣愚以編有字謂字長則又編

無則尚遲長編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仲春

至

萬福

字十四

作新春氣候漸和

備諫諍

此上一

次第

行

之此下

字一

凡河北

大事

富公

經營

之外其

要

一作凡河北之事其大者朝

故捨此

無

字故

